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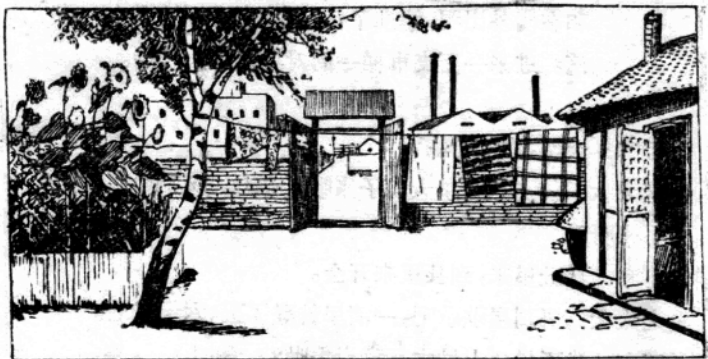
独幕话剧

忘情的爱侶

孙芋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舞台設計 王 秋

时 間：現代的一个夏天。

地 点：东北地区某城市居民的院内。

人 物：陈瑞华——二十一岁，农村姑娘。

呂万和——二十三岁，农村青年。

蕭德存——二十六岁，中尉軍官。

吳老太太——四十余岁，城鎮居民。

布 景：这是小城市居民的院里，台右部露出住房的斜側面；台左部有用秫秸圍成的菜欄，欄內可以看見露出头的向日葵和苞米、芸豆架。欄外有一棵楊树，树干上橫拉着一条繩子伸向幕右側，繩上晒些衣服。台正面深处是大門，敞开的門扇子上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院内拆洗被褥衣服”。远处可以看到樓房和工厂的烟囱。

幕 啓：吳老太太坐在庭前一个小凳上低头洗一床被面。呂万和在門外出現，他推个自行車，車后部貨架上綁着个小筐。进来一面支車梯一面对吳老太太說話。

呂万和：大姑，你忙着呐？

吳老太太：（親切地）喲，大安子来啦，（起來走向呂万和）你这是从家来呀？

呂万和：从社里来，到县里来开会。

吳老太太：快到屋歇歇吧，一清早就登了五、六十里地。

呂万和：我不累。大姑夫赶車出去啦？

吳老太太：嗯。

呂万和：（隔玻璃向屋里望望）瑞华还住在你家嗎？

吳老太太：还住在这兒，她到縫紉合作社上班去了。（看看天色）还得一会下班。

呂万和：她上班多少日子了？

吳老太太：（嘆）上回你們一塊来……啊，对了，你走第三天她就托人給找妥了，第四天就上班了。

呂万和：（關切地）沒听她說，学得怎么样呵？

吳老太太：她說挺好，天天擲下飯碗就走，勁头可大了。

呂万和：我昨天替她迁戶口，她媽还和我說，讓她回去呢。

吳老太太：唉，人托人呐，好容易找妥了，就讓她学成了再回去得啦。

呂万和：她媽挺想她。

吳老太太：我知道她媽准想她，可我看她学得挺心盛，我也不好劝她回去，好象我这个当姑的，不願意讓自个的娘家姪女在

这兒住着似的。

呂万和：她願意学就叫她学好了再回去吧，我們社有好几家想买縫紉机都怕沒人教呢。（由衣袋內掏出一个信封）瑞华給家去信要她的戶口和以前的畢業証和獎狀，我給她捎来了。

吳老太太：戶口起来好呵，吃米吃油就省事了。（接过去）

呂万和：（从自行車貨架上卸下筐）这还有一筐杏，是瑞华她們那組蒔弄的园子里結的，給你們尝尝，叫瑞华自己也尝尝吧！

吳老太太：（接过去）哎哟，这么些，你怎么驮来的。

呂万和：那里边还有几塊醬肉，我媽听說这城里肉不好买，非叫我給你帶來不可。

吳老太太：你媽可真是貼心个周到。也真是的，打瑞华来了我就想給她包頓餃子吃，可偏偏这些日子就买不着肉。

呂万和：过兩天就有啦，我們社卖給食品公司四十多口肥猪呢。

吳老太太：那可缺不着肉啦，这真是“乡下沒有泥腿，城里餓死油嘴”。

呂万和：大姑啊，你看見瑞华把象片取回来沒有？

吳老太太：什么象片呀？

呂万和：就是上回我走的时候和瑞华一起照的。

吳老太太：我沒听說呀。

呂万和：那也許是她忙，還沒取出来呢。我得到县委会去开会，她得什么时候下班呐？

吳老太太：得正晌午。

呂万和：我有工夫再来。（推車出門。）

吳老太太：（在門外望呂万和背影）你晌午到这兒吃飯来吧！（轉身進來，怡然自樂地思索着，自語）这个丫頭，嘴可真严。

(吳老太太把筐拿到屋里，又出來坐在原处洗衣盤。有頃，陈瑞華兴冲冲地由門外進來，她手里拿兩個裝着水果糖的紙袋。)

陈瑞華：(進門就說)大姑啊，你別洗衣服啦，快收拾收拾屋子吧！

吳老太太：你怎么这时候就回來啦？

陈瑞華：一会有客人來。

吳老太太：誰來？

陈瑞華：(頑皮地)等他來了再告訴你。

吳老太太：你这个丫头！你不說我也知道啦。

陈瑞華：你知道什么呀？

吳老太太：他都來了一趟啦。

陈瑞華：(一怔)他來了一趟啦！这么快？

吳老太太：騎自行車還不快。

陈瑞華：(急問)他上哪兒去啦？

吳老太太：開會去啦，他說有工夫還來。

陈瑞華：他說什么沒有？

吳老太太：他說你媽想你。(掏信封遞給陈瑞華)他把你的戶口給捎來了，還有你的畢業証什么的。

陈瑞華：(又是一怔)大姑，你說是誰呀？

吳老太太：上回和你一塊來的大安子唄。

陈瑞華：(不自然地)呂萬和又來了？

吳老太太：他到縣開會來了，還給帶來一筐杏，几塊咸肉。

陈瑞華：他走了嗎？

吳老太太：開會去了。你剛才說的是誰呀？

陈瑞華：是，是一個同志，他是軍官，他來過嗎？

吳老太太：沒有。(關切地)他是誰呀？

陈瑞华：是王淑蘭她爱人的同事，是王淑蘭給介紹的。

吳老太太：他来干什么呀？

陈瑞华：他来这串門，来看看，昨天他告訴我說这时候来，（向屋走）大姑，你快进来收拾收拾吧！

吳老太太：那炕上是我疊好的衣服，压着呐，你別給我乱动呵！

陈瑞华：那你自己收拾收拾去吧！

吳老太太：你看看，我这忙得什么似的，人家有个同志送来拆洗的被，我答应明天給做出来，这还没洗好呢！

陈瑞华：那么个被面給他洗一水就行了唄，大姑也真有耐性！（進屋。）

吳老太太：听你說的，誰花錢拆洗一回，不圖个干淨。（進屋。）

（瞬間，陈瑞華搬一張地桌由室內出來，放在榻榻下。）

吳老太太声：你把它搬出去干啥呀？

陈瑞华：屋里悶热，又那么窄巴，还不如在外边好。

（吳老太太搬出兩把椅子來。）

陈瑞华：（看看椅子）这得好好擦擦。

吳老太太：我擦吧。

陈瑞华：大姑，我进去换件衣服。（急向屋走，忽又轉回來）大姑，等他来了要問，你就說我今个是請假在家等着他的。（進屋。）

吳老太太：（喃喃地）这真是个孩子！（找了塊抹布擦桌椅。）

（有頃，蕭德存在門外出現，他在仰头查看門牌号，然后走進，他穿着軍官服，中尉軍銜。）

蕭德存：大娘，原来你們这院就是十四号啊！

吳老太太：是啊，同志，你来取被来啦，真对不起，我还没拆洗完呢。

蕭德存：我不忙着取被，我問問您，有個叫陳瑞華的女同志，她
在這院住嗎？

吳老太太：啊！她是我的娘家姪女，她就住在我家。你坐這等
等，我叫她。

蕭德存：（忙制止）您先等等，我打聽一下，她為什麼不在縫紉合
作社工作了？

吳老太太：她還在那兒上班吶！今天是請假等個人來，不是等
你呀？

蕭德存：有人告訴我，說她已經不在縫紉合作社工作了。

吳老太太：（疑惑地）不能吧？

（陳瑞華換了一件新襯衣和新鞋從屋內出來，手里拿着水果糖。）

陳瑞華：（熱情地）你來啦，咋不坐下呀？（把糖放桌上）大姑，我來給
你介紹介紹，這是蕭德存同志，他是……

吳老太太：我們早就認識啦。

陳瑞華：你們早就認識？

吳老太太：我給拆洗的這床被（指洗衣盆里的被面）就是這位蕭同
志的。

陳瑞華：是嗎？

吳老太太：（對蕭德存抱歉地）對不起，我這兩天活忙，你後天來取吧！

陳瑞華：不用，不用，我今天晚上就給做上了。

吳老太太：瑞華，你是在縫紉合作社不干了嗎？

陳瑞華：誰說的？

吳老太太：蕭同志剛才問我。

陳瑞華：（看看蕭德存又轉對吳老太太）大姑，你先去燒點水沏茶吧！

蕭德存：別燒水，我不渴，還是在這兒談談話吧！

陈瑞华：不行，我把火引着了，得去个人看看。

（吴老太太不大愉快地走进屋。陈瑞华扒开糖上的纸，递糖给萧德存。）

陈瑞华：给你糖。

萧德存：我不吃。（坐下。）

陈瑞华：尝一块呗！

萧德存：你自己吃吧！我想问问你，你怎么不工作了呢？

陈瑞华：（不安地）你怎么知道的？

萧德存：我们有个同志到那儿去办事，回来对我说的。

陈瑞华：我不去学了。

萧德存：因为什么？

陈瑞华：（怯生生地）这，这还不都因为你吗？

萧德存：（意外地）怎么因为我？

陈瑞华：我本来在那干得挺好，从打认识你以后，心里老是寻思你。有一回正熨着衣服，有一个军官从窗户外边过去了，我就看着象你，寻思你找我去了呢，就老往窗外边看，谁知道案子上的熨斗就把一条裤子烫冒烟了。后来就有人说我闲言淡语的，我才不干的。

萧德存：哎！工作时间我找你干什么呀！

陈瑞华：（略有歉意）人家心里想着你，你都不知道。

萧德存：你不在缝纫合作社了。如果组织上要查询，得到哪儿去呢？

陈瑞华：什么查询？

萧德存：如果咱们关系确定了，组织上也許要查询一下你的情况，就到这街道上来了了解行吗？

陈瑞华：我的户口刚迁来，还没报上呢。（掏信封取出迁移证、奖状和

畢業証給蕭德存)这是我的戶口,这是我在小学六年級的时候得的獎狀,这是畢業証書。

蕭德存: 咿? 你是农業社的社員,你怎么不在社里?

陈瑞华: 我,(支吾地)我是社里介紹出来的,讓我学会了使喚縫紉机,回去好傳授給別人。

蕭德存: 那么你没学好就不干了,打算怎么办呢?

陈瑞华: (沉默,緩緩轉过身去,坐在洗衣盆旁的小凳上,低沉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咱們的事要不成,我就回去唄。(挽起袖子洗被面,洗了兩把又停下)我把这个洗出来,給你縫一床夾被得啦,都到这时候啦,你还盖棉被呀?

蕭德存: 棉被好經管,要不,掏出的棉花套子我往哪兒放呵?

陈瑞华: 看人家有个家多方便。你,还不着急。

蕭德存: 我这不是为这事請假到这兒来的嗎?

陈瑞华: 那你是怎么的? 是不是对我还有什么意見?

蕭德存: 倒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見,我是听說現在有些女同志有依賴思想,不願意在农村生产,想到部队里来当軍官家屬,什么也不願意干……

陈瑞华: 我可沒那思想,我这是社里派我出来的,要不是因为你,我还留在这干什么? 今年我没参加夏勤,我自己还挺着急的呢,誰知道你这样看我!(站起来,憤憤地背过身去。)

蕭德存: (走过去解釋)我也沒有这样看你呀。

陈瑞华: 反正咱文化低,够不上得了。

蕭德存: 陈瑞华同志,我可沒覺你文化低,我从小是給人家放猪、要飯長大的,連学校的門都沒进过,現在的文化水平也不比你高,恐怕你还不大了解我这个人。

陈瑞华：我要是不了解你这个人，我也不上赶着找王淑蘭姐姐給介紹了，我就是冲着你这个人，可不是冲着別的。

蕭德存：那么好吧！你先別回去，讓我拿着你这些材料再去征求征求組織上的意見。

陈瑞华：（豁然開朗）那好。

蕭德存：我得先开会去。（欲出。）

陈瑞华：（忽然想起）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蕭德存：干什么？

陈瑞华：我送给你点好东西。（急奔進屋，用手帕包出一包杏來，送到蕭德存眼前）这是我們社給摘来的杏，是我弄的园子里出的，你尝尝。

蕭德存：（接嘗）是很甜。

陈瑞华：是甜核的，这叫“关老爷臉”。

蕭德存：是挺紅呵。

陈瑞华：你給他們帶去吧！

蕭德存：少拿兩個尝尝得啦。

陈瑞华：都拿去吧！（蕭德存接过去往外走）你回去把你身上穿的襯衣換下来我給你洗洗，看那領子都髒了。

蕭德存：不用，我自己洗吧！

陈瑞华：我沒事閑着干什么！你挺忙的。

（蕭德存由大門出，陈瑞華走到門口，轉回來喜形于色。吳老太太端着茶壺、茶杯由屋出來。）

吳老太太：他走啦？

陈瑞华：他回去啦。

吳老太太：（不悅地）這不白燒了嗎？耽誤這大半天工夫！

陈瑞华：大姑，你别生气，我替你洗！

（陈瑞华急坐凳上洗被面。吴老太太把茶壶、茶杯端进屋去，又空手出来。）

陈瑞华：大姑，你看他好吧？

吴老太太：人家是不错呀！可我问问你，你真从缝级合作社下来了嗎？

陈瑞华：下来了。也捞不着登机器，不是锁扣眼、钉扣门，就是拿熨斗烙裤线，净给人家打下手，有啥意思！

吴老太太：你学手艺，不得一步一步来嗎？哪有一锹挖个井的？

陈瑞华：等明个自己有錢买个机器願意咋使喚就咋使喚。

吴老太太：不学了也好，吕万和來說你媽挺想你的，你和他一起回去吧！

陈瑞华：我不回去了。等明个結了婚，我媽願意来，我把她接来，反正他也沒爹沒媽。

吴老太太：啊！你想和蕭同志結婚？

陈瑞华：他怎么的？淑蘭姐說他可好啦。

吴老太太：你不是和我說过，吕万和对你挺好嗎？

陈瑞华：他可是想和我好，我对他没感情。

吴老太太：你們不是从小就不錯嗎？还一塊照了象。

陈瑞华：那，那和一个同学照了一回象有什么！

吴老太太：你和人家不錯，又把人家抛了另找，你不怕老屯的人議論你呀？

陈瑞华：誰找对象不挑个好样的？人家蕭德存老实厚道，对革命有功，对国家有贡献，連解放咱們这地方人家都参加来的，那吕万和能和人家比嗎？

吳老太太：呂萬和不也是生產積極分子嗎？還到北京開過會；

這回又被選上你們社的副主任了，小伙不也挺好嗎？

陳瑞華：他好他帶着唄。

吳老太太：那你也沒想想，那軍隊說不定啥時候就調走了。要真調遠了，天南地北的，你也跟去，你媽想見你個面都難。

陳瑞華：有錢到哪兒都好辦吶，這時候火車汽車都給預備現成的！（把被面擰好，搭在繩上晒起來。）

吳老太太：你不和你媽商量商量啊？

陳瑞華：我媽早就說啦，她不管。

吳老太太：（不服氣地）你這丫頭啊，哪兒都好，我看就是眼俗，你是看那王淑蘭又穿洋服，又帶表，見誰對誰顯擺，你也眼熱了……

陳瑞華：穿洋服帶手表有什麼稀奇，在社里多做幾十個勞動日誰還不能買？

吳老太太：那你這樣是圖希個啥？

陳瑞華：圖希長見識，圖希自由。人家王淑蘭，願意看個電影吧，把家里門一鎖就看去了；願意看戲，哪兒座位好買哪兒的票；星期禮拜願意逛逛還有人陪着。她要不找個好對象能這麼自在嗎？

吳老太太：你學她那個樣有什麼好處？我還不知道她？她男人整天忙着帶兵訓練，她自個在家就沒收沒管的了，人家別的軍官家屬都自個種菜，參加洗衣組給戰士洗衣服。她家穿髒了的衣服還得送到我這兒來洗。等明個有了幾個孩子我看她的日子得怎麼過？

陳瑞華：等有孩子那時候，人家愛人掙的也多啦。大姑啊，等會

呂万和來了你告訴他，就說我沒工夫，叫他以後別找我来。

吳老太太：你上哪兒去？

陳瑞華：我去燙頭去。

吳老太太：燙頭？你一个姑娘景兒燙哪門子頭呵！

陳瑞華：你这老太太，住在城里还这么土。姑娘燙青年式兒的，不卷那么多卷兒。（下。）

（吳老太太默默地搖了搖頭，又拿几件衣服洗。有頃，呂万和推車由門外進來。）

呂万和：大姑，瑞華回来沒有？

吳老太太：回来又走啦。

呂万和：走啦？

吳老太太：她临走叫我告訴你，別等她啦！

呂万和：她把象片扔下沒有？剛才我到照象館去，說她取出来了。

吳老太太：他沒留下。

呂万和：她晌午回来不？

吳老太太：能回来。

呂万和：那我得等等她，她媽叫我快把象片帶回去呢。

吳老太太：那你到屋等着她吧，屋里有剛沏的茶水。（站起來往屋讓。）

呂万和：我不喝茶水，在外边凉快一会吧！

（吳老太太拿水桶往洗衣盆里倒水。）

呂万和：你們这一天得不少水吧？

吳老太太：是啊，好天头得五、六挑。

呂万和：（走近吳老太太）你就使院外那个机器井的水嗎？

吳老太太：是啊。

呂萬和：來，我去給你挑兩挑吧！（拾起扁担挂上水桶。）

吳老太太：不用，你走了這麼遠又接着開會，挺累的，歇歇去吧！

呂萬和：開會還不和歇着一樣。我一點也不累。（挑水桶去門外由左側下。）

（吳老太太繼續洗衣服，瞬間，陳瑞華由門外右側上。）

陳瑞華：大姑，你看我這錢不夠啦，你先借給我四元。

吳老太太：你沒錢就別燙啦，咋學得大手大腳的？（邊說邊捋。）

陳瑞華：下午就還你。（接錢。）

吳老太太：我不用你還。我告訴你，呂萬和可來找你來了，你怎麼和人家說呀？

陳瑞華：他在哪兒呢？

吳老太太：給我挑水去了。

陳瑞華：（沉思有頃）我不見他。

（陳瑞華往外走，呂萬和挑水進來。）

呂萬和：瑞華，你上哪兒去？

陳瑞華：（局促地）我出去有點事。

呂萬和：你等等再走，咱們說幾句話。（放下扁担、水桶，走近陳瑞華。）

陳瑞華：什么事？

（吳老太太讓進屋。）

呂萬和：（親熱地）給我看。

陳瑞華：什麼？

呂萬和：象片唄，照得怎麼樣？

陳瑞華：我這沒有。

呂万和：怎么？照象館說你取出来了嘛。

陈瑞华：取是取来了。

呂万和：那怎么說沒有呢？

陈瑞华：我在衣裳兜里揣着，洗衣裳的时候忘拿出来了，都洗碎啦。

呂万和：（惋惜地）哎，你怎么不拿出来呢？底版呢？

陈瑞华：底版也坏了，叫我扔了。

（吴老太太拿几件叠得平平整整的衣服由屋里出来。）

吴老太太：我把这几件洗的衣服给人送去，你们给我照看一下屋子啊。（下。）

呂万和：瑞华，刚才我在县委会往你们那兒打电话，他们怎么說你辞职了呢？

陈瑞华：我不願意在那兒学了。

呂万和：那正好，你媽捎信叫你回去呢。咱們社里現在抗旱，人也不够用。

陈瑞华：我不回去。

呂万和：那你还在这兒干什么？成衣也不学了。

陈瑞华：那不好学别的么。

呂万和：学什么？

陈瑞华：找妥什么学什么唄。

呂万和：那你还在这兒等着？

陈瑞华：等不了几天，我已經托人了。

呂万和：瑞华，你別光为自个打算，也要为……也要为社里打算打算。你知道咱們社今年开了那么多荒，又栽了那么多果树，老也沒下雨……

陈瑞华：多我一个人能怎么的？

吕万和：多一个人是一个什么人么。刚才我在县委会开会还要求轉業建設委員會給咱們社分配人去呢。你是社員，你这时候怎么能在外边閑呆着呢？前几天你媽看見地里棉花都打蔫了，她領头貪黑起早的澆，我怕累着她，叫她干半天，她說，瑞华春天报了二百多个劳动日，她現在沒在家，我多干点吧！你媽現在还頂着作整的呢。

（陈瑞华听了有些動心，她輕輕地坐在椅子上，不安地考慮着。）

吕万和：（真摯地）瑞华，說实在的，你不在，我这些天心里觉得特別發空。活忙了，还能把你忘一会，一有空，就想起你来了。前天下晌大伙在园子里摘杏，摘完了他們都回家吃飯去了，我一个人象傻子似地就站在那棵大杏树下边想起咱倆从前的事来了。咱們怎么在园子里吵嘴；我从那棵树上掉下来又怎么把你吓哭了；还有去年这时候，你在那兒对我說的話，一件一件就象在眼前似的。回去我半宿都沒睡着。昨天接到通知，叫我到县里来开会，把我乐坏了。

（陈瑞华听着吕万和的緩慢而充滿了感情的話，似乎被喚起了某些值得她留恋的回忆。她在靜靜地听着，想着。突然呈現了一种惶愧的神情，兩颊漲紅起来，她避開了吕万和的眼光，双手捂上自己的臉，俯首桌上。）

吕万和：瑞华，你怎么啦？

陈瑞华：沒怎么，我心里有点热。

吕万和：我拿几个杏你吃吃吧！我帶了一筐来。

陈瑞华：我不要，我吃啦。

吕万和：那筐底下还有李子呢。（進屋。）

陈瑞华：（煩惱地自語）我怎么办呢？（她緊鎖眉头，苦思莫解，当她的目

光投到她搭在繩上的被面時，她霍然站起，異樣地注視了半天，漸漸地像是找出了答案，鎮靜下來，微微頷首。呂万和捧着一捧李子和杏由屋裏出來。）
呂万和：（看見陳瑞華已站在那裏，愁苦的神情已經消失，他也輕鬆許多）這李子你還沒嘗着呢吧？這是咱們社前面那塊園子裏的，今年頭一回結。

陳瑞華：（冷漠地）我不嘗，我沒時間了，我得出去。

呂万和：你什麼時候回來？

陳瑞華：沒准兒。

呂万和：（情知有異）那麼你回去不？

陳瑞華：（干脆地）我不回去。

呂万和：那，那我怎麼對你媽說？

陳瑞華：我明個寫信告訴她。

呂万和：（嚴肅地）瑞華，你把話說明白了好不好？

陳瑞華：我不告訴你丁么，我在这找工作了，不回去。

呂万和：那將來怎麼辦？我可是不能離開社到外邊來的！

陳瑞華：我也沒拉你來呀！咱們各走各的道得啦。

呂万和：瑞華，這是誰給你出的主意？

陳瑞華：我用人家出主意幹什麼？我又不是小孩子。往後你別找我丁，咱們誰也別拐帶誰！（欲下。）

呂万和：（激動地）你先別走！

陳瑞華：你還說什麼？

呂万和：（百感交集，看了看陳瑞華的臉，果決地）我不和你說啦！你愛咋的就咋的吧！這也用不着勉強！

（陳瑞華出門下。）

呂万和：（忿忿地自語）我怎麼就瞎了眼睛了，偏偏看上了她！